

烟台故事

往事如昨

“硬骨头”董勤荣

程绍堂

董勤荣，招远市人，1940年参加八路军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多次立功受奖，于1950年冬天入朝参战，任志愿军炮二师二十八团一营一连连长。

1951年4月21日凌晨，董勤荣随营长带领几名观测员来到阵地前沿观测地形时，突然遭遇敌人。营长只身掩护后撤，董勤荣则组织大家迅速收拾观测器材撤退。由于收拾器材耽误了时间，被十倍于己的土耳其军队包围。他们边打边撤退，董勤荣不幸肩部中弹被俘。

董勤荣被俘后登记时用了化名“刘光”，但由于叛徒出卖，他的连长身份暴露。在被押往大邱途中，美军多次对他进行毒打，逼迫他交代军事秘密。更可恶的是，美国兵还把他当成拳击的靶子，轮番击打他，用烟头烧烫他的脸和脖子，用木棒敲打他的踝关节，用电线将他捆起来电击他，变着法儿折磨他。董勤荣遍体鳞伤，口鼻流血。即便如此，他也毫不屈服，不透露半点军情，敌人无计可施。

后来，董勤荣被敌人押入釜山临时收容所关在一间禁闭室里，出卖他的叛徒领着投敌叛国的李大安对他进行毒打。李大安是战俘营中为虎作伥的刽子手，极其凶狠毒辣，专用拳头击打董勤荣的伤口。董勤荣被打得伤口迸裂，疼入骨髓，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滴，可他仍不屈不挠，痛斥李大安：“你这个叛徒绝无好下场！”果不其然，李大安被敌人投入到我军后方被活捉，后被判处死刑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

在临时收容所，董勤荣被派去烧水。凡是新到的战俘要喝水，他通过多种方式，了解其思想状况和政治态度，若判断是自己人，就满满舀一大勺开水给他，并热情鼓励，若是投敌或变节分子，则只给一小勺开水，还要痛斥并严厉教育一番。

孙振冠被俘前是我二十军的一位指导员，他发现董勤荣是一名可靠的同志，便将朝鲜人民军战俘准备暴动的消息透露给了董勤荣。他俩仔细观察了哨兵的分布和活动规律及周围地形，详细研究了如何夺取和使用武器以及军官队、战士队的联系方法，并进行了具体分工。他们的行动计划被叛徒告密，孙振冠被美军押去审讯，说“刘光”（董勤荣的化名）已经供出“暴动计划”，要孙振冠承认。孙振冠一听，知道这是敌人的圈套，便说让“刘光”来对质。敌人无奈，只好作罢。后来，董勤荣和孙振冠被一同押送到了巨济岛七十二联队四大队。

孙振冠、董勤荣、赵左端（被俘前系一八〇师团政委，被俘后化名王芳）

三人由于搞地下活动，被敌人关进了监狱。出狱后，董勤荣又因继续联络同志，被敌人发觉，关进了警备队，每天挨100军棍，连续三天，被打得皮开肉绽，但他从来不哼一声，因而被大家誉为“硬骨头”，深得战友们的敬佩和信赖。

一次，一个担任美军战俘学校教员的反动家伙在大会上说什么“马列主义过时了”，董勤荣马上反击说马列主义没有过时。敌人恼羞成怒，派两名士兵把董勤荣带到一个帐篷中，抡起棍子就打。董勤荣奋起反抗，左右开弓，很快将两个美军打翻在地，接着又掐住了一个美军的脖子，正举拳痛打时，被敌人从身后猛击一棒，董勤荣当即昏死过去，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苏醒过来。但从此，美军知道董勤荣身手不凡，都畏惧三分，再也不敢肆意妄为了。

1951年11月7日，孙振冠、董勤荣等人带领40多人冲出了七十二联队，摆脱了敌人的控制。美军在他们强烈要求回国的舆论压力下，不得不把他们送到了七十一联队。在那里他们受到了朝鲜战友的热烈欢迎。

他们一到七十一联队，就立即成立了“中国大队”，重新成立了党、团支部，选举了领导人，研究了下一步的斗争方案。

1952年“十一”前夕，第八战俘营决定于10月1日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国庆，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回国的要求，戳穿美方所谓“朝中战俘不愿遣返”的谎言。为防美军破坏，他们成立了敢死队，董勤荣担任队长，决心捍卫庆祝活动。“十一”这天，美军开着坦克冲进了七号营地，敢死队队员们手持石头、木棒与美军展开了殊死搏斗，死伤百余人，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国旗和祖国的尊严。

董勤荣在战俘营中颇有知名度，叛徒称他是“顽固分子”，战友称他为“硬骨头”。

1953年7月27日，《朝鲜停战协定》签字，8月5日开始遣返战俘。8月6日，董勤荣经板门店被遣返回国。12月，董勤荣和战友们回到了辽宁省昌图县，在归来人员管理处教导团学习。不久，董勤荣的被俘问题得到了甄别，党籍、军籍和一切政治荣誉都得以恢复。由于受战俘身份的影响，在使用和职务的提升上受到了影响。即便如此，董勤荣也毫无怨言，始终对党和国家充满了热爱。

1980年，中央下发了《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》（中发[1980]74号）文件后，随着文件精神的落实，董勤荣得到了应有的待遇。

我的母校五里头小学

刘小玲



我的小学时光是在牟平区五里头小学度过的。

当时的学校是平房，有十来间教室。校园很大，花坛里种满了月季和冬青，还有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花。从春天开始，各种花竞相开放。校园中间的花坛里有一棵树，上面的花开得很漂亮，每到花开的时候老师就组织我们照相。那个年代照相机还很不普及，照相是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才有的福利。家长会给我们几块钱，够我们和好朋友合照。我小时候很多照片都是在学校拍的。

校园大部分是泥地，只有从校门到教室修了一条一米多宽的水泥甬路。校门口有一块很大的平地，立了篮球架，权当我们的操场。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游乐园，下课后我们就到操场上玩。女生会在甬路上拾石子、跳皮筋、跳绳，打板是男生的专属，丢沙包、打篮球则是男女皆宜。放学了我们就在校门口打篮球，虽然在泥地上打久了会弄一手泥，但是我们丝毫不嫌弃，仍然乐此不疲。同学们一起跑啊、跳啊，仿佛有使不完的劲。

教室是水泥地，窗户是木头框的，有时候放假回家忘了带书就爬过窗户去教室里拿。上课也没有电脑等多媒体，主要靠老师的讲述。老师经常在黑板上书写很多字，擦黑板是一件苦差事。写得最多的是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，经常写满一黑板，我们先工整地抄在本子上，等大家都写完了再轮着去擦黑板。

教室里没有暖气，冬天得生炉子。煤是学校提供的，引火的木头、玉米棒等需要学生带到学校去。当时，我们住的村子已经开发了，很多土地流转出去集中经营或者建工厂，很多人不再种地，到村办工厂去上班，还有很多像我们家这样的外来户也不种地。每年秋收后，家里没有地的学生就经常一起去捡柴火。秋收之后地里会有很多农民不要的秸秆之类，我们就用袋子装回家，一部分留着自己家用，一部分等到学校需要的时候带到学校去。

冬天生炉子是一件极有趣的事，只有干活利索又离学校近的同学才有资格做这件事。我家离学校很近，并且我在校表现一直很好，理所当然地得到了这个“美差”。为了做好这件事，当时我们班最早到校的人，可我生炉子的技术不过关，总是弄得教室里都是烟，最后丢了这个“美差”，为此我还难过了一阵子。

生炉子之后，离家远的同学就把带的饭盒放在炉子边上，中午就可以吃上热饭。我很羡慕可以带饭去学校吃的同学，总觉得他们饭盒里装了很多美味。我家离学校近，从未享受过这种待遇。

五年级时学校建了微机室，也同步开设了微机课。那时候老师也是刚刚培训回来，掌握的不是很熟练，上课的时候主要教我们打字，这在当时已经非常先进了。那时整个村子里有电脑的家庭凤毛麟角，据说微机室是我们村的村办企业投资建的。当时我们还小，并没有领会大人们的良苦用心，经常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玩些俄罗斯方块之类的小游戏，这大概就是我小学时光中遗憾又美好的回忆了。

跟老一辈相比，我们是幸运的一代。我妈妈小时候都没能念完小学，她在家里排行老四，上面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，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。尽管妈妈读书很有天赋，老师多次家访做工作希望妈妈继续读书，校长也答应减免妈妈的学费，可是家境窘迫加上受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，姥爷掐断了她上学的希望。上小学二年级时妈妈就被迫中断了学业，在家做家务照顾弟妹。我小的时候，妈妈时常陪我写作业边用我的课本自学。就是凭借刻苦的自学，妈妈实现了扫盲。尽管偶尔还会写错字，但是基本上可以满足日常的需求。

每每说起这段往事，妈妈总是唏嘘不已，慨叹当时生活的艰辛。在我的求学道路上，考大学、读研到后来的出国，妈妈也是尽己所能为我创造条件。她时常会感叹我们这辈人是何其幸运，有机会看见更广阔的世界。我们的幸运是好几代人筚路蓝缕付出巨大的努力换来的。

2000年左右我们村拆迁建小区，大家陆续搬进楼房。我的母校五里头小学由村委投资建设成现代化的校园。新学校于2007年1月投入使用。学校占地面积24亩，校舍面积3489平方米，固定资产总值693万元，图书册数17141册，配备了现代化的塑胶跑道、多媒体计算机。学校集体供暖，中午食堂有配餐，孩子们又是何其幸运，能享受到我们以前完全想不到的幸福。

抚今忆昔，我的亲身经历就是祖国不断强大的最好实证。作为一名初中历史教师，我将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，把我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。